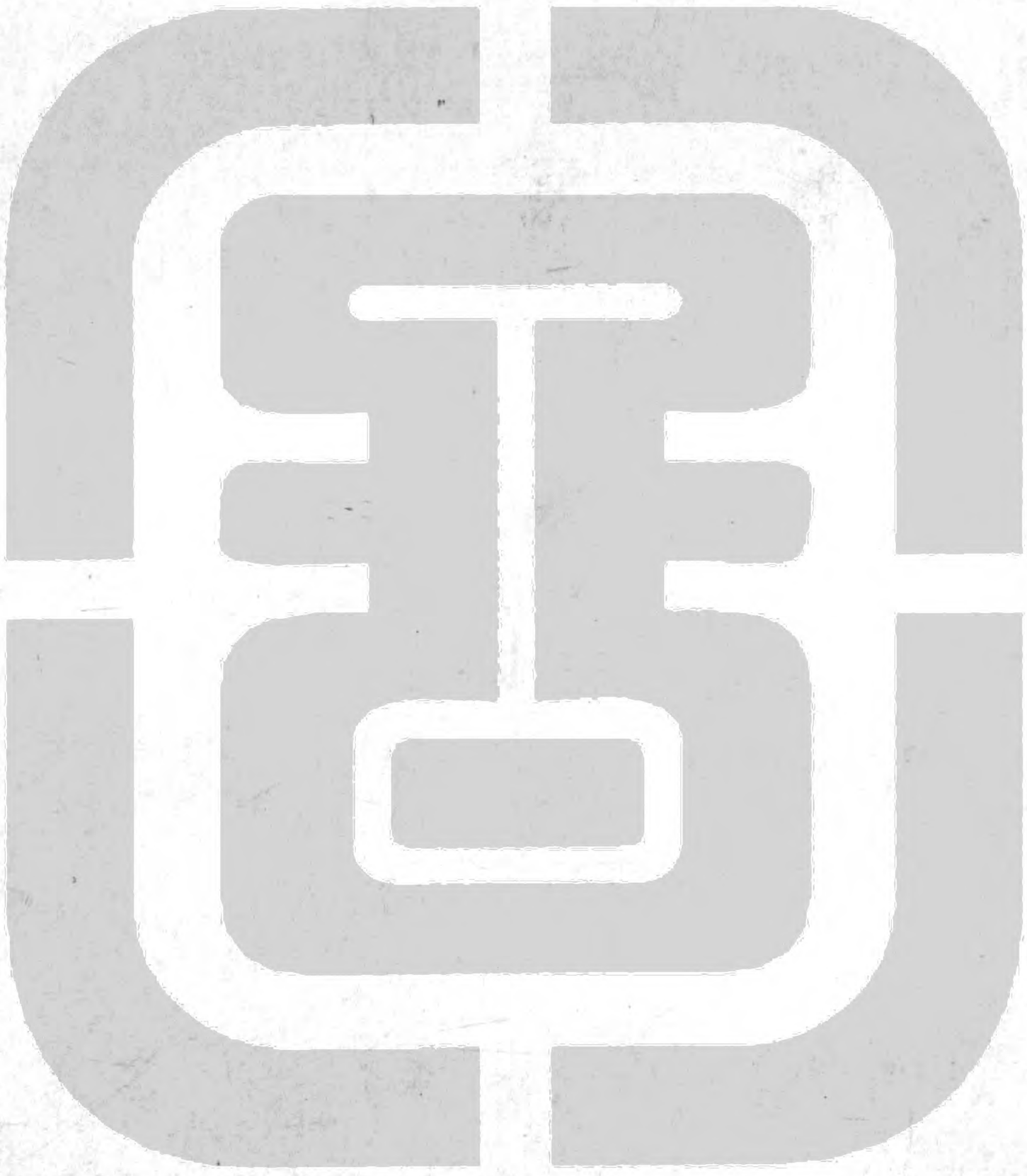

列傳二至七上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　上谷公紇羅至文安公泥

高涼王孫六世孫華山王鷙　上黨王天穆　萇　萇子子華　子思　東陽王丕

昭成子孫　寔君　秦王翰　子衛王儀　儀子中山王纂　幹　幹子禎　禎子瑞

儀弟隆平王烈　秦王觚

常山王遵　子素　素子可悉陵　可悉陵子昭　昭子玄　紹　陳留王虔　子朱提王銳　崇

可悉陵弟忠　忠子壽興　忠弟孫巍　忠子暉　虔兄顗　顗子崘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道武七王　清河王紹　陽平王熙　子臨淮王他　他曾孫世遵　世遵弟子昕之　河南王曜　子武昌王提　提子平原

河間王修　長樂王處文　廣平王連　南平王渾　渾子霄　京兆王黎　嗣孫江陽王繼　繼子乂　羅

明元六王　樂平王丕　安定王彌　樂安王範　子良

永昌王健　建寧王崇　新興王俊

太武五王　晉王伏羅　東平王翰　臨淮王譚　孫昌　昌子彧　孝友　廣陽王建閭　子嘉　嘉子深

南安王余　昌弟孚　深子湛　瑾

景穆十二王上　陽平王新成　子頤　衍　鄒　京兆王子推　子太興　太興孫悰　太興子仲景　暹　太興弟遙　恒

濟陰王小新成　孫弼　弼子暉業　昭業　弼從弟誕　誕季父麗　麗子顯和

汝陰王天賜　子修義　樂良王萬壽　曾孫忠　廣平王洛侯　嗣子濟南王匡

魏書　四　卷十四至十九上

魏書卷十四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戶得三百家與弟建議勸賀訥推太祖爲王及太祖登王位紇羅常翼衛左右又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優賞及卽帝位與弟建同日賜爵爲公後卒

子題少以雄武知名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詔徇下諸郡撫慰新城皆安化樂業進爵爲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爲視療不盡術伏法

子悉襲降爵爲襄城（一作陽）公卒贈襄城王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太宗器之典出納詔命常執機要世祖踐阼拜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眞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頗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眞定侯卒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令時天下多事軌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鄴宮創制以軌爲營構使除徐州刺史軌風望既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世祖時改爵武陵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高宗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太祖平中原賜爵望都侯世祖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太祖之驚於栢肆也并州守將封竇眞爲逆素延斬之時太祖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咸尚質儉而素延奢侈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內侍勤幹有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崩乙渾專權隔絕內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爲亂朝臣側目郁

復謀殺渾爲渾所誅顯祖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卽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目辰與兄郁議欲殺渾事泄被誅目辰逃隱得免顯祖傳位有定策勳高祖卽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鎭長安目辰性亢直耿介不爲朋黨朝臣咸憚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爵除
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兇悖穆帝五年遣六脩爲前鋒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焚燒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殺傷甚衆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變赤及晉懷帝爲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驊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巳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爲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驊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怒而去召之不還穆帝怒率衆伐之帝軍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微行民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於外聞難率衆來赴攻六脩滅之

吉陽男比干太祖族弟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比至之

間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衆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卽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太祖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

斤子眞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薨

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顯祖卽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樂眞勳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

世宗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關西齊獻武王遣將討平之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

子壤位柔玄鎮司馬

壤子鷙字孔雀容兒魁壯腰帶十圍爲羽林隊仗副高祖末以征討有功賜爵晉陽男累遷領軍幽州都督武泰元年介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鷙與榮共登高冢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元顥之逼也鷙從駕北迎既到河內欲入城鷙泰曰河內晝則閉門夜引駕入此之意趣難以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遵帝從之前至長子以介朱榮赴援除鷙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旣殺介朱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鷙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孰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

鷙之謀孝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鷙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闥雖暑月不解衣冠曾與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陵侮一坐衆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即答曰靳反人元憘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

子萇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疑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橋濶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

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

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令朱兆之入治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賛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捌吐盡嗽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以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辱與子思俱死於門下外省

子思字眾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廢闕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遂名御史辱亦蒙赦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日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示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汪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

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暄傳皆云既爲中丞百寮震慄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益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卽加彈糾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上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言至此此而不糾將驕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紙共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詔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長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騎擊將軍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

天穆性和厚美形皃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員外郎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仝朱榮見其法令齊整有將領氣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榮請天穆爲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六鎮蕩然無復藩捍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後爲之繼援莊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葛榮詔天穆爲前軍都督率京師之衆以赴之榮擒葛榮天穆增

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
周鮮于脩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
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
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
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
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
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凌
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劫掠村塢毒害民人
齊人號之爲豬榆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
號之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獻
武王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穆邑萬戶時元顥
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渡會車駕於河內仝
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
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懇辭仝
朱爵位隆極當時熏灼朝野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
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寵敬
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情寄特甚榮常以
兄禮事之而仝朱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畏憚天穆俯仰承
迎天穆曾言世隆之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
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
謚曰武昭

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堅執鋭名冠諸將後
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寵

遇彌篤卒
子撰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射從世祖南討至瓜步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徒公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後謝老歸家顯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
卒賜祕器
子烏眞膂力絶人隨太祖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
子興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初以子不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

史河間公諡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提弟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顯祖卽位累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高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敕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特加賞賜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怨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寢除若有姦邪入方便讒毀者卽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濟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他元三人皆容皃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目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祗聳唯苟頹小爲短劣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

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不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讌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敞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爲王敞造宅故亦爲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王敞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賛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詣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高祖文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旱儉欲聽饑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復慮姦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八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宮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覩盛禮於臣實急不許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不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温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祇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何得辭也及高祖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及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罷進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罷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揚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爲不可征伐之

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
常出北方廐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
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羣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
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
遷于河南尚書于果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
於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其如是所由擬數有簒奪自建邑
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不昭達終不
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
懼不樂也丕曰陛下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
旨敕臣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
定吉否然後可高祖謂丕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禧尚書
李沖等皆欲請龜占移洛吉凶之事朕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
伊洛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決疑此既
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
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
矣朕既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
儲不令窘乏丕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卿等或
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
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
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述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
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容之辭屈而退帝又將
北巡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啟就家拜授及車駕
發代丕留守詔曰中原始構須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
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

制服禁絶舊言皆所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
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刻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
晩乃稍加弁帶而不能脩飾容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強責
及罷降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
快疑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
反旆丕又以熙薨於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
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
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
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
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沖文德望所屬既當
時貴要有杖情疑遂與子超娶沖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
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富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固此偏丕
父子大意不樂遷洛高祖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
隆與超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壓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
不預其始者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
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
每於引聞令丕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伏誅有司奏
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
慰勉之乃還晉陽高祖崩丕自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
處拳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涤逆之身聽免
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
禮有加焉尋敕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
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
自絶人事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

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
隆弟乙升超亦同誅
超弟儁邕並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為內三郎從世祖有戰功
賜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遷右將軍卒
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
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
世祖得上馬是日微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齊固
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
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與新興王俊討
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
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
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
矣秦州主簿遽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
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為王求
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荷昭唉龍等助文德齊擊斬殺龍
撟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為乙渾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高平子卒於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為洛陽令不避強
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

華車蓋駐論道劒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王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枝竹作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木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橫所部里正志令王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王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世宗時除荆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肅宗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貶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鏁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眞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蕫婁在軍烈暴坐事伏法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文安公泥國之疎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畫太祖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子屈龔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

獄訟太宗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堂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主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陳潔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猶存太宗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

子磨渾少爲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太宗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軍既得出便縛帳下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魏書卷十四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終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亡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後卷魏收舊史亡者皆放此

魏書卷十五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戇安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一作豫）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閼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爲變欲先殺汝是以頃日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遶汝廬舍伺便將發吾愍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徬徨廬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

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荷洛軍堅將李桑張蚝勒兵內遍
部衆雖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
乃執寔君及斤輾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
子六狀真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率騎征討帝
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尅捷建國
十年卒太祖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能舞劒騎射絕人
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
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覘豐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
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
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
加四海卿王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以兵威
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
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
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王之臣豐將內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爲
然後改封平原公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
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楊塞外分農
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蹋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
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驎妻周氏
賜儀并其僮僕財物等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
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祖將還代命留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
令以鎮之遠近懷附詔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

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脊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稱衛王弓桓王稍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與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帝練錦等先是上谷侯家張袁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謀爲亂伏武士伺太祖欲爲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太祖祕而怒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戶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死璽以庶人禮儀十五子

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動止有禮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搖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世祖殺其親嬖人後悔過脩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

纂弟良性忠篤太宗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

良弟幹機悟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鴈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鴈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鴈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鴈都

將從世祖南巡進爵新蔡公高宗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
子禎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
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高
祖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
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書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
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
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中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
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長威相視股
慄又豫敎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
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地不過十人
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
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乃遣蠻
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
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
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
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
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
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
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禎丘生謫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禎
怒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麗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
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之而私喜又簽者簽者曰大吉未幾
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

紹募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熹

子裘襲

烈弟觚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儀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太祖絕之觚率左右數十騎殺其衛將走歸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普驎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太祖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驎柩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傅高鞠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改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小節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illegible]之其歸路由是有

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陵渤海羣盜起遣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內侍頻歷顯官賜爵尚安公拜外部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高宗即位務從寬征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議曰古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信方正居官五

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
祖曰汝才力絶人當爲國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從平
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
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劒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
日拜都幢將封酋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高祖將爲齊郡王蘭
舉哀而昭乃作宮懸高祖大怒詔曰阿倪愚駭誰引爲郎於是黜
爲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
世宗崩于忠執政昭爲黄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
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丑聾而佷戾理務峭急
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尚書諮
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义所以贈禮優
越
昭子玄字彦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爲洛陽令及前廢帝即位玄
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出帝即位以孫騰爲左
僕射騰即齊獻武王心督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懼出
帝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後從帝入關
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世宗詔令
檢趙脩獄以脩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
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冀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
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
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卒於涼州

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沈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綵二百匹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壽興因踰墻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譖世宗亦與無所責初壽興爲御史中尉奏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二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世宗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閭譏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

壽興弟益生少亡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德子悝嗣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
子嶷字子仲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
棄城出走懸門發斷疑要闕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
儁各部在州士徒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
攝選部疑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
懿
忠子暉字景襲少沈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尚書王峯郎巡省
風俗還奏事稱旨爲給事黃門侍郎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
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使居北廿宗頗惑左
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牓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
言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事遵成詔故有
外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爲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
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
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
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
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
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饑鷹侍中遷吏部
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都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
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
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
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
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
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

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蹔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於姦利之人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占（一作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劒鼓吹二十人羽林百

二十八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參乾虔勇而輕敵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太祖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諡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爲朱提王

悅外和內很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爲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雁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雁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太祖恕而不罪太宗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悅內自疑懼乃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刀執而賜死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

督諸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夷謚曰景王
子建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建子琛位恒朔二州刺史
琛子翌尚書左僕射
虔兄顗性嚴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
蒲城侯平盧太守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
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顗爲郡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太
祖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牀而據顗
坐顗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
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太祖
壯之萬言累以訴請乃詔顗輸贖顗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
贖病卒
子崙世祖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
汝陰濟淮劉義隆將劉康祖屯於尉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崙
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烟火以精兵自後
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高宗卽位除秦州刺史進
爵隴西公卒謚定公
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疎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太
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桓玄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
知太祖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
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從留宮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灤水
爲固以寧人心太祖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太祖好黃老數
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祗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

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太宗踐阼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鎮將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陪葬金陵

長子粟襲世祖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闕表聞粟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葬金陵

粟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

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兎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兎以旌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爵陽豐侯顯祖即位復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渾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子古辰襲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埿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太祖慮駭人心沈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驎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驎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于染于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驎軍近衆乃少定太祖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驎因尅會期安同還太祖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於高柳窟咄困迫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驎別帝歸於中山

魏書卷十五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終

魏收書昭成子孫列傳十七

魏書卷十六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修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毋氏並

闕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兒狠險悖不遵教訓好輕遊里巷刼剽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太祖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義方責之遂與不協恒懼其爲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宮者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公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徃徃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已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外間變乃還潛於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鑾應太宗至城西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闕官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割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至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欽重太宗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太宗嘉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勤有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溫明祕器禮物備焉熙有七子

長子他龍驤將軍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

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儲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爲虎牢鎮都大將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爲中都大官拜侍中轉征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年七十三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薨爲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禮賵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謚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万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襲祖爵薨謚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由是聲望有損沔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入密信引世遵請以襄陽內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荊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遣洛州刺史伊瓮生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爲別將率步騎二萬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之以兵模乃濟而內應者謀泄爲蕭衍雍州刺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萬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

死十二三世遷及冤生模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康王

子敬先襲爵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王衣都統元顯入洛莊帝北巡敬先與叔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爲顯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子宣洪襲爵諫議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誅國除

世遵弟均字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時復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性麤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稍遷尚書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之勳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介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晉陽忻之內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赴後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屬樊子鵠據瑕邱反遂於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文貞

忻之弟慶孫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孫弟慶拔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刺史

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太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峒）陽戍主禹頗好內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介朱榮建義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鄄城

縣開國伯邑五百戶爲并州東面大都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爲土民王惡氈起義殺之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吐萬弟鍾葵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更滿還朝吏人詣闕訴乞肅宗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爲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

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遵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遵弟慶智美容貌有几案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尉主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寧遠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侖張所在强盛統內城戍悉已陷沒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比敕傳豎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

拔彼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光祿大夫出
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
行臺高謨反於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啟大軍致討法僧携諸子
擁掠城内及文武南奔蕭衍
鍾葵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冥鎮將光祿卿出除平
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謚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北陵大延五年爲司空賜爵牂牁公除安遠將軍懷荒鎮大
將卒
子天瑞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征拜後將軍尋降
公爲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

州刺史
子延伯襲卒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焉
及長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泰常
七年薨時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頻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
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
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
叛胡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
見寵待大安元年薨年四十七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
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

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
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
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
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
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
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
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
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
鼓吹謚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
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沈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
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
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
書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
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
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
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
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
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
之鑒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
饑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
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
是躭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
嗟怨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畿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

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蕭衍荊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世宗詔鑒曰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濟川路衝要自昔經算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宜闢境尅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勳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年四十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悼王

長子伯宗員外郎

次仲淵蘭陵太守並早卒

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和字善意鑒薨之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肇奏和太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鑒鑒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正胤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和初以讓鑒而鑒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早終可聽和襲封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棼襲齊受禪爵例降

鑒弟榮字兗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羽林監

榮弟亮字辟邪威逮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守

亮弟旟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出除
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秦常元年薨無子世祖繼絶世詔河南王
曜之子羯兒襲修爵改封略陽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
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沒入坐貪暴
降爵爲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至於漠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
將軍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泰常元年薨太宗悼
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繼絶世以陽平王
熙之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
輒歷飛而殺之時皆歎異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
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
僮僕數十人後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悅之徙涼
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悅之徙涼
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匹臨鎮清慎
愚著涼上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
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
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
大夫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
其封遷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
一祕器絹千匹高祖總衰臨霄喪哀慟左右醮不舉樂贈衛將軍
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曰安王子纂襲

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出為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謚曰哀王 闕一板 舊誤

統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王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鹿元年薨無子顯祖以南平王霄第二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入為左衛將軍兼侍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撫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

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兒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
使鎮別推檢斬訾首一人自餘加以慰人後悔悟從役者即令赴
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
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恒朔清之繼以高車優叛頻
表請罪高祖優詔喻之世宗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
軍恒州刺史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饑餒爲家僮取民
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
伐蜀世宗以繼爲平東將軍鎮遏徐揚世宗崩班師及靈太后臨
朝繼子又先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寘除侍中領軍將軍又除
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
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及門下八座奏追
論繼太和中勳喻高車安輯四鎮之勳增邑一千五百戶繼又上
表陳讓詔聽減戶五百靈太后以子又姻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
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如
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枕養于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遊幸
於外時令扶入居守禁內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空公侍
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爲長者神龜末子又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
中繼以蕃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
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
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
同敦勸繼又啟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
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
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
許又遣使敦勸乃受之時又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已門生故吏遍

於省闥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給酒膳供賓客又詔令乘步輦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侍中太師錄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師繼啟求還復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徵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又威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又黜繼廢於家初佘未榮之爲直寢也數以名馬奉又又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雍華涇邠秦岐河梁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丞相雍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武烈

又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叉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又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又妻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又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祿卿又女天靈太后詔曰又長女年垂弱笄奄致夭喪悼念兼懷可贈鄉王尋遷侍中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參決機事以又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法又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又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又之又恐懌終爲已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靈太后時在嘉福未御前殿騰詐取王食中黃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廢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騰以具奏肅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欲

入徽章東閤义厲聲不聽懌曰汝欲反邪义曰元义不反正欲縛
反人义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懌衣袂將入舍章東省使數
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憚义無敢異者
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义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
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
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
内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义爲名不果
見誅义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醵於西林園日暮
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义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
徙御徽音殿义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
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劒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
义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
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遥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
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初义之專政
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
得志之後便驕愎貶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
之寶充牣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杷覆之令人舉入禁内出
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趨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
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刺史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
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义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
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义積習生常無復慮慮其所親諫义
义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羣臣曰隔絶我母子不
聽我往來見問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絶人間修道於嵩
高閒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欲自下

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乂肅宗內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瞋忿之言欲得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乂又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乂殊不爲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乂而甚畏憚欲進言於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遊洛水雍邀請車駕遂幸雍第日宴肅宗及太后至雍內室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乂之計後雍從肅宗朝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乂何者乂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衆虎視京西弟爲都督總三齊之衆元乂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乂雖曰不反誰見其心而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乂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乂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乂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殊不慮有黜廢之理也後乂出宿遂解其侍中且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爲民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曰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阽危綴旒非譬元乂險慝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乂狼心蠆毒藉權位而日滋含忍諂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剎夜乂羅剎此鬼食人非

遇黑風事同飄蕩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嗟物曰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母后幽屏繼王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文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殣踣桑柘焦枯饑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瀝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斬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既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寇亂得所大慈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义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义昔邀朕索鐵券誓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义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邑郭以驚動內外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令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义兄弟爲內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壻之故未忍便決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义之罪具騰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黃門徐紇趨前欲諫邃巡未敢羣臣固執不已肅宗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义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义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冀州刺史

义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义庶長子稚祕書郎中义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义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轉司徒主簿嘗嘗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已謙退恂恂接物

遷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义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干時才名之士
壬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
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入爲宗正卿
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既懦怯孝靜初蕭衍遣
將圍逼羅以州降义殺之後羅通义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
計也

羅弟爽字景喆少而機警尤爲父所寵愛解褐祕書郎稍遷給事
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奉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
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謚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舍子
爽弟蠻武定末光祿卿

爪字景邕給事中與兄义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墓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
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
方甚有聲稱义權重以羅侯不繼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此之
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夭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爲時
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雷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
位豈徒及也义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
祀不亦幸哉

魏書卷十六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　終

魏書卷十七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爲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

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
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
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又以大衆遠出
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
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僥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不
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
之高麗不遵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優寬之使
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
潔事以憂薨事在潔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不
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
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
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

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
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
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
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爲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
百姓稱之時泰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
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
薨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
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

爲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
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
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
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
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鎮漠北尋從平涼州
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無疾
薨謚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爲不
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
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
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
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魏書卷十七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終

魏收書明元六王列傳十七

魏書卷十八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楚王建閭石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猫兒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

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撟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二萬餘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眞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討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眞君二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劉義隆以鄒山險固有榮胡家乃積糧爲守禦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萬餘級蘆謚宣王

子提襲爵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高祖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豫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毀孺慕悲感行人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封濟南

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

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一作恩道）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徐給事黃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又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彧以爲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溫湯進彧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

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爲人建孫還報稱彧風神閑儁衍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樂聲歔欷涕淚交下悲感傍人衍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彧上表啟常云魏臨淮王衍體彧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彧曰昔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彧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除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

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命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王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亂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贊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爪跌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疑）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王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普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姊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替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

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尒朱榮尒朱世隆率部北叛詔或防河陰及尒朱兆率衆奄至或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毆夢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姪爲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臨淮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舉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

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言合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

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塟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唯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塟過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受禪爵例降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

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
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
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粹牛產羊糊其口命且畜牧繁息
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
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
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
夫留難測既易水草病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
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
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
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
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
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
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
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
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
易以徃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
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詣安集掾史隨單
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
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曰宜準昔成謨略依舊事借其所閑
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
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
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
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
鎮遠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

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内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乎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乎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乎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乎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乎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乎辱命處乎流罪後拜冀州刺史乎勸課農桑境内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乎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乎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乎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

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乎東道行臺彭城郡王乎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乎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乎監儀注乎上表曰昔太和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别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矢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始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删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

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揩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出帝入關

廣陽王建閻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

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閻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

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刼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

必取百匹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虜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徃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

鼻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北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弁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王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衆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鄺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

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徽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王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不欲使徵深相感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徵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徵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徃者元乂執權移天徙日而徵託附無狀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徵禍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徵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徵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勳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摽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徵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成主賈勳法僧叛後孽被圍逼固守之勳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

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言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啟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塡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僶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闕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鬭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

津隔水而陳賊修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衙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修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謐等六七人臂肩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謐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謐討深深走出謐叫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

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號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丙非之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改原之復其爵土南安王余眞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虛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薨以王禮謚曰隱

魏書卷十八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終

魏收書太武五王列傳十

魏書卷十九上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城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平厲王萬壽廣良王殤王洛侯並閼氏生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

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即位恭宗宮人有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內都大官薨謚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六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爲直閤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人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卽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旣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旣爲沙門更名僧懿居高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鼻字伯暉襲爵
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
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
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産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鼻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
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
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
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衛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
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
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
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
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
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
薨贈太師錄尚書
子沖襲無子國絕
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
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
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遙以諸胡先無籍貫放良莫
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徵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
構遙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赦
有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妖幻遂
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王法慶以
歸伯爲十任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任

菩薩殺十人爲十任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
識唯以殺害爲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
蕭寶寅兼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鄚東城伯驎戰沒凶衆遂盛
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
遙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
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張虯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
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
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絶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
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
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
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
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
此別制者太和之季大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
起蹔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
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
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
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
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
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
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
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儼然已及其
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
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

僕射元暉奏同遥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遥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横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絶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共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紙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鬼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閉戸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録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閶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鬱弟偃字仲璇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明三年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由謬襲襲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妃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纂先緒誕既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

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於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

言不多麗脫寇謝賜坐卒謚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
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
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
派皆是[redacted]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
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
神色自若建義初贈泰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爲內
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
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
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敕
勒許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爲
所圖雲不從敕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征北大
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怨死削除官爵卒
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從王禮謚曰靈王
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爲北道總
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
若鼷鼠遂徙合浦
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
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猎書傳頗有文才爲高祖所知自元
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
修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懼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

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修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遷泰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專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刃此非大賊乎修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修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寅諭之乃止二泰反假修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泰州事爲諸軍節度修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没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寅討之以修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

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

樂浪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沉舟大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鵷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匡宇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世宗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嘗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世宗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匡以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下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啟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已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惮唯匡與肇肇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興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詰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勘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廢

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刋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賡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爰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救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已阿黨劉芳過絶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即被怒責雖未出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此因見其異二

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
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
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察芳尺度而
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
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
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
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
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
化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旣誣毀宰
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刖足
之言趙高矯惑事屬衰秦卞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
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
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世宗恕死降爲
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
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許
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
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旣所
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肅宗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
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
又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
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華歷往代良規匡
宗室賢亮留心旣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
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
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盤石可特襲

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
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
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
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
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唯古玉律及鍾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
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
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
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
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
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
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座議特加原
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
史尋為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
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降

魏書卷十九上　景穆十

魏收書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終

魏書卷十九上